



兴化万亩荷塘 周社根 摄

光流年

到兰溪，品一枚游埠肉沉子就够了

□於建东

俯靠在永济桥的望柱边，凝望游埠的烟云如同水墨般正与一场轻雨萦回缱绻。昔日充满大将气概的“五马归槽”，沿修长的游埠溪水巷展开祥和的画卷。现实和意念之间，是烟火美食和历史人文的亲切对话。每一个城市和村落，总有被人们铭刻和记忆的光点，那是盘旋于群落和部族的千年回响。每个人都可以为一种酒沉醉迷途，可以为一个人顶礼膜拜，也可以为一件事而久久不思释怀，就像在游埠古镇邂逅肉沉子那一刻，竟然能瞬间给人以不虞此行的感受和冲击……

肉沉子，别名“肉藏蛋”。与寻常见于兰溪村肆的咸豆浆不同，浸润了喜气和暖意的肉沉子是一味地道的游埠古镇专属小吃。据可靠的历史考证，肉沉子起源于明末清初戏剧理论家李渔的故里——兰溪永昌夏李村，而夏李村正和游埠古镇隔溪相望，显示了极高的地缘亲近。

肉沉子的制作过程十分考究和奇特，堪称民间一绝。初始，当地村民大多要优先精选二肥八瘦的夹心肉，把肉剁得细细的但不能太碎，这个分寸在于各人把握拿捏，但是，葱盐姜酒等配料，缺了哪一样、失了哪一份比重，口味都有可能走偏。随后取一枚生鸡蛋，打开置入小圆盅内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，你会看到那些巧妇能工们，一手拿一根筷子戳破盅内的蛋黄，形成一个微小的切口，一手夹取大小不等的剁碎的肉糜，配合那根筷子扒开切口，往蛋黄内“喂”入肉糜。如此

往复多次，蛋黄渐渐膨胀起来，而蛋膜依然完整不破。这个时候，你一定会很担心蛋黄被撞破，恰恰，肉沉子的神奇和精髓就在于你在端端不安和小心翼翼中，“贪婪”又忘情地挑战“喂”肉的极限。由此，肉沉子的“沉”字，你不仅可以理解为肉糜随巧手沉入蛋黄的“沉”，也可以理解为沉甸甸的“沉”，毕竟，每一个肉沉子经过一番快速的“饲喂”，都显得“大腹便便”。在兰溪游埠，肉沉子的“沉”或“不沉”，不仅代表了手艺精湛与否，更代表了待客之道的“真”与“不真”。即便如此，此等绝艺，说时容易，又岂是一朝一夕之功能成？

肉沉子到底最先出现在夏李村还是隔壁的游埠村，这个已经不重要了。能让我想起的，倒是李渔的著名戏剧理论——减头绪，密针线，这似乎暗合了肉沉子的制作全程。假如把肉糜和鸡蛋草地做成鸡肉糕，摊薄蒸炖，那绝对没有在猪油汤里久久浴煮、云游翻腾的肉沉子来得夺人脾胃。关键是，等到你咬开蛋白的瞬间，肉汁和蛋香就会四溢出来，爽遍你的每一处味蕾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兰溪之美就会在那个当口把你彻底俘虏，让你经久回味，欲罢不能，恨不能吞下全场的肉沉子！

关于戏曲，在南北宋时期已经趋于成熟，最终发力于元朝。后人之所以称李渔为“中国戏剧理论始祖”，是因为戏剧有别于戏曲的一个方面，是逐渐实现了剧情的融入和再现，也就是有了服务观众需求和与民生共情的代

入感。所以李渔在阐述自己戏剧理论的时候又说了一句非常中肯的话：“唯我填词不卖愁，一夫不笑是我忧。”李渔认为，戏曲讲究自我怡悦和自我陶醉，关注的是诗性、音乐性和自我疗愈功能，而他褒扬的戏剧则更偏重于剧情的沉浸和观众的体验，戏剧的最终目标是让大家都开心享受、陶醉其中。

这不得不又要让人想起肉沉子来。在过去物资匮乏的岁月里，肉沉子不仅仅是农家饭桌上难得的饱腹和佐酒佳肴，更是民间婚庆习俗上的一份重要人情背书。这就使得肉沉子也像李渔所说的戏剧那样，承载了具象化的代入功能，成为感情的使者和纽带。从游埠古镇的原住民那里了解到，当地至今保留着婚庆吃肉沉子的民间婚俗。表面看着朴实无华的肉沉子，却是内藏乾坤，在永结秦晋之好的喜庆场景中，潜移默化地成了“新姑爷”的专属。“不食肉沉子，枉为游埠婿”，新女婿首次登门时，丈母娘通常会制作四至八枚肉沉子，女婿则食用其中两个，寓意“好事成双”。用当地村民的话讲，丈母娘在肉沉子中灌入的肉越多、越沉，就说明丈母娘对新女婿越看好、越认可。当然，早期肉沉子的分量都会受限于制作难度与当时的经济条件。游埠朋友还说，从前新女婿上门，不光丈母娘做肉沉子，就连街坊四邻也会前去帮忙，图个好彩头。而到了女儿回门时，丈母娘又会再次制作肉沉子招待新女婿，这回就是“阖家团圆”的寓意了。沿袭至今的习俗，已然成了兰溪饮

食文化的独特符号。不过，我有个大胆的猜测，有鉴于肉沉子那个鼓鼓囊囊的体态，丈母娘在女儿回门时把肉沉子端上桌面，是不是也有希望女儿早日有喜、早生贵子的心思和寓意？

“名乎利乎道路奔波休碌碌，来者往者溪山清静且停停”。李渔不仕而成名成家，他的诗总是那么富有哲理而给家乡带来不俗的精神指向。游埠，因其为龙游县下游商埠而得名。《游埠地方志》记载，自唐宋以来，它就是重要的水陆码头和物资集散地，到了明清时期，更是人烟稠密，商业繁华，一跃成为浙西四大名镇之一。在这里，关乎心性和奇巧的肉沉子，虽然不能道尽兰溪的角角落落和沟沟坎坎，但鸡子糕、豆腐汤圆、芡实糕、酥饼、油条包糍粑和游埠手工面等一应风味小吃，却已准时准点地在晨曦中唤醒了古镇。于是，游埠的早茶街便有了动静，一副慢吞吞、悠悠的模样。不知道曾经的这位芥子园主人看到这番景象又会作何感想和评述？“饮热汤，慰心肠，浮酒游艇”，游埠不疾不徐，以她独有的姿态展现出最原始、最现代，也最有烟火味的风韵。这是一种柔软，也是一种固执和坚守。也许，这一切更应该深嵌在游埠之子郎静山的摄影作品集里，因为，那里才有光与影、情与景的最好诠释与最佳归宿。

“早点来游埠！”此刻，这句话突然提醒了我。我更应该早点来游埠古镇，我更应该早点来游埠古镇领略这里丰盛独到的早点……

星光录

龙窑上的父亲

□梅南频

我对父亲的印象，定格在那座龙窑之上。那是一幅镌刻在时光深处的画面，每当我闭上眼睛，便能清晰地看见他挑着二百余斤的松柴，在陡峭龙窑上艰难挺进的模样。

龙窑依山势而筑，宛如一条蛰伏的巨龙。它有大中小三个门洞，用以装窑开窑。窑背两边对称排列着近百个十寸的圆洞，人们唤作“麟眼洞”，它们就像巨龙身上的鳞片，散发着神秘而炽热的气息。烧窑时，一把把松柴从麟眼洞塞进去，待火焰发白，再去上一个洞口重复操作。熊熊烈火从窑腹中燃烧，将泥坯烧制成精美的陶器。父亲挑来的那些松柴，就并排堆放在龙窑边上，等待着投身于这场烈火盛宴。

父亲生得虎背熊腰，浑身有股使不完的蛮力。在所有人的眼里，他就是个实打实的壮汉。然而，龙窑陡峭的斜坡、打滑的灰土路，却不是仅凭蛮力就能征服的。记得小时候，我常蹲在龙窑脚下，眼巴巴地望着父亲挑着松柴一步步艰难地往上走。他的腰板挺得笔直，仿佛一座巍峨的山峰，那担松柴压在他宽厚的肩膀上，沉甸甸的。他穿着草鞋，移动一步便腾起一阵浓浓的土灰。豆大的汗珠从他的额头滚落，浸湿了他的衣衫，他全然不顾，只是咬紧牙关，目光坚定地望向远方。

直到后来，我才知道，烧一次窑竟需要上千担松柴。挑柴的活计虽然由四个壮汉一同包揽，但父亲总是挑得最多。那时的我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要如此拼命，同行的大叔告诉我，你爸是班长。我想他这个芝麻绿豆官是硬生生干出来的。

在龙窑挑柴的日子，充满了艰辛和危险。有一次暴雨后，龙窑低洼处积水严重，灰土路变得格外泥泞。父亲像往常一样挑着松柴往上走，突然，脚下一滑，整个人跌在了地上，沉重的松柴压在他身上，我吓得尖叫起来，以为父亲这次肯定要受伤了。可父亲凭着多年的经验和惊人的力量，迅速调整身体，用双手撑住地面，将松柴推向了一边。他的双手被擦伤，膝盖也磕破了皮，可他只是简单地处理了一下伤口，又继续挑起松柴往前走。那一刻，我忽

然觉得，父亲是这个世界上最勇敢的人。

父亲是位弃儿。他出生在太湖西岸淡上农家，有兄妹数人，父母难以养活，无奈之下把他放在一个破旧的竹筐里，外头裹了件破皮袄，来到窑火昌盛的小镇，打听到有位厚德善良的窑户膝下无子，便悄悄将竹筐放在他家门口。祖父没怎么犹豫就收养了父亲，期望他如一块可塑的陶土，经千锤百炼，经龙窑烈火洗礼，成为响当当的器物。父亲在新的家庭中得以温饱，还能识文断字，也算是一种幸运吧。

用我的标准来衡量父亲，他这一生也许并没有多少幸福的日子。不知道父亲自己是什么感受，他是条沉默寡言的汉子，犹如一棵满是疤痕的古松，挺直坚韧，饱经岁月风霜而岿然不动。他在龙窑上劳作的背影，在我的记忆中，永远那么鲜活、那么深刻，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黄变色。

龙窑的岁月，不仅见证了父亲的艰辛，也承载着我们一家人的希望。每当窑火熄灭，开窑的那一刻是窑工们最期待的时刻。看着一窑精美的陶器呈现在眼前，父亲的脸上总会露出欣慰的笑容。那笑容里，有对自己辛勤付出的肯定，也有对未来生活的憧憬。那些陶器上，凝结着父亲的汗水和心血，也寄托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殷殷向往。

如今，龙窑已成为历史的见证，可每当我想起父亲在龙窑上挑柴的模样，心中便涌起一股暖流。那龙窑上的身影，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坚韧，什么是责任，什么是父爱如山。

龙窑是陶都几代人的命脉，是陶都人永恒的情结。遥想先民们“耕而作陶”“合土为釜”“炊于土罐，曝于土形”的情景，这份古老的技艺传承至今，愈发熠熠生辉。龙窑的圣火淬炼着陶器的灵魂，让陶土在烈焰中升华——诞生了传世的艺术，铸就了不朽的传奇，更点燃了小城的富裕与荣耀。如今，父亲虽然离我们远去多年，但那定格的身影随着岁月的沉淀却更加清晰，因为我懂得了：父爱可以像骄阳般火热，也能像窑膛的文火，默默煨着岁月，把平凡的日子，化作温润如玉的器物。

九旬老兵的三顶海军帽

□周伟

家住梅村的新中国第一代潜艇兵吕中南今年已92岁了，但仍身板挺直，耳聪目明，思维敏捷。因而，他常常被邀去各种单位进行红色革命传统教育。每到此时，他都手提一个红色马甲袋，里面装着演讲时用的“宝贝”。

这些“宝贝”都是吕老在上世纪50年代服役时上级颁发的军事用品，其中包括他佩戴过的三顶海军帽。别看它们已历经70多年岁月，褪去了往昔的鲜艳色彩，可每一顶帽子，都静默地见证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发展的一段历史。

先来说吕老那顶50式无檐水兵帽。帽子上方缝着八一红五星帽徽，帽墙缝裹着黑色丝带上从左到右印着6个金色的字“中国人民解放军”。据我判断，这是50式海军服后期的式样，因为最早期人民海军水兵帽上的字是从右往左书写的。事实上，吕老的这顶水兵帽确实是在1954年的年中配发到的。

另一顶呢质船形帽，原是苏联海军装备。它是怎样来到吕老手中的呢？这与我国潜艇部队的组建有关：1951年4月，成立不久的中国人民海军，通过精挑细选，从各舰队、海校、炮校、海直机关等抽调了275人组成潜艇学习队，前往苏联海军驻地学习潜艇

技术。吕老1953年进入南京海军预科学校，当年年底被选调到青岛第四海军学校学习潜艇驾驶技术。1954年4月16日，他和一些战友接到命令前往海军旅顺基地，与潜艇学习队战友会合，共同组建为我军第一支潜艇部队。在苏联教官的帮教下，他们很快就掌握了潜艇驾驶技能。同年6月24日，中苏两国潜艇交接仪式后，学员们与苏联教官互赠离别礼品，苏联教官把自己这顶船形帽送给了吕中南。

还有一顶国产的布质船形帽，虽不起眼，却承载着特殊的历史价值。当年它不过是一顶普普通通的潜艇工作帽，如今已成为人民海军50式军服配发过船形帽的鲜活见证。长期以来，官方史料与民间认知普遍认为船形帽出现在人民海军55式军服时期，而据吕老回忆，早在1955年全军实行军衔制之前，他便已佩戴这顶帽子。在人民海军50式军服的研究中，船形帽的相关文字记载与影像资料均寥寥无几，吕老珍藏的这顶帽子，堪称弥足珍贵的实物佐证。经多方历史文献考证，笔者证实了吕老的这一说法，相关研究文稿已在军事历史爱好者们的关注与肯定。

昔日军营恋情

□项友炜

大凡当过兵的都晓得，在上世纪60年代，军营里的男兵是不允许谈恋爱，更不允许结婚的。当时，我在营部担任报道员，亲眼见证了这么一件事：1962年从上海南汇入伍的营部卫生员小陆，入伍前就谈了个女朋友。听他介绍，女友小王是位城市姑娘，工作稳定，肤白貌美。小陆相貌也不差，中专毕业后参军，情商较高。到了服役的第四个年头，小陆几次向营部提出结婚的请求，小王也从上海赶来“助阵”，但始终未能如愿。无奈之下，小陆选择提前复员回乡。为了爱情，他毅然放弃了提干的机会。

1969年春，我复员回到无锡之后，接触到从安徽部队复员的朱班长，得知了他的“地下情”：1967年，朱班长奉命参加安徽大学的军训队工作，结识了一位中文系小妹。在那个年代，“兵哥哥”虽然文化水平一般，但家庭出身好，身体棒，能吃苦，动手能力

强，是众多女大学生倾慕的对象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，朱班长俘获了小妹的芳心。他经常在节假日请假，邀请小妹一起逛包公祠、左宗棠故居，漫步老街。一个星期天的清晨，朱班长约小妹一道乘车前往巢湖。两人在湖边散步，朱班长哼起了锡剧《沙家浜》片段，小妹唱起了“夫妻双双把家还”的黄梅戏经典名句，音乐把两颗心连在了一起。“快看！湖里两条鲤鱼一前一后在畅游，酷似一对情侣哩！”小妹兴奋不已。朱班长风趣作答：“它们好像是游给咱俩看的！”不久，小妹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安徽某县一中学当老师，朱班长则复员回到无锡。一年之后，两人喜结良缘。再后来，小妹调到无锡当了一名中学语文教师，小朱先后在机关和企业工作。两人育有一子，家庭幸福。

在野战部队，女兵是稀缺的，师部才有女性卫生员。当年我们师卫生队

有位从上海入伍的女兵方计划，她的恋爱故事同样感人肺腑。

小方不仅长得好看，而且上进、敬业、能干。她虚心拜各位军医为师，如饥似渴地学习医学知识，还主动去苏州陆军医院进修。在部队驻太仓县工作队任职期间，有次到某村访贫问苦，偶遇一名不慎跌入粪坑的孩子危在旦夕，她急忙放下药箱，撸起袖子，不顾孩子身上散发出来的恶臭，紧急施救，并进行人工呼吸，成功挽救了一条年轻的生命。这件事轰动全军。从农村回到部队不久，小方就被嘉奖。师政治部决定让小方到师直和各营、团去演讲。写演讲稿是小方的弱项，而她也想找个“笔杆子”当如意郎君。机会终于来了。这天，军政治部新闻干事荣荣（昵称）专程从无锡来到苏州师部采访小方的先进事迹。他对小方，那真是一见钟情！荣荣主动提出帮小方整理演讲稿。

一来二去，小方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：荣荣身高近一米八，英俊潇洒，又能写一手好文章，“这不就是我心中的白马王子吗？”之后，荣荣隔三岔五到苏州驻军采访，并借机向小方倾吐爱意。很快，小方就成了无锡儿媳啦！不久，小方复员到上海，被分配到一家街道棉纺厂工作。她从普通员工做起，直至厂党支部书记。她和荣荣过了较长一段时间的两地分居生活。她心系企业和员工，同时还要照顾一家老小，人称“拼命三娘”。几年后，小方在实践中总结出一套“怎样当好党支部书记”的经验，在上海轻纺系统内推广，报刊也进行了相关报道。后来，小方不幸罹患重疾，英年早逝。她与荣荣育有两女。荣荣是无锡张巷人，1970年就随部队首长北上，工作足迹遍及人民日报社、上海警备区、武警总部等，退休前为少将军衔。

记忆